

[法]安德烈·纪德  
Andr Gide  
(194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)  
李斯◎等译

WEIBIZHIZAOZHE  
ZHAIMEN

# 伪币制造者

## 窄门

下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下 册

*Collections of the Noble Prize for literature*



## 奥利维与柏纳相见

如果不是我的谅解。惟有万物之花才是可取的……

Fénelon

头一天已经回到巴黎的奥利维，今早在好好休息过后活力充沛的起床了。空气是温和的，天气是纯净的。在刮了脸，冲过淋浴之后，穿上优雅的衣服，走了出去，他意识到自己的力量，年轻，美。巴萨望还在睡觉。

奥利维匆忙走向巴黎大学。这是柏纳参加考试的日子。奥利维怎么知道的？但是他可能并不知道。他想去看看。

他加紧脚步。自从柏纳在他屋里投宿那一夜以后，他就没有再见过他了。从那以后，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！谁知道他究竟是想见他的朋友，还是更想向他炫耀呢。可惜的是柏纳对于优雅的穿着那么不放在眼里。但有时候这是一种风格的养成。奥利维由自己的经验知道了这一点，而这得谢谢巴萨望伯爵。

这一天上午柏纳参加笔试。十二点钟以前他不会出来。奥利维在四方院子里等他。他见到几个同学，握了握手。他有点由于自己的衣服而不好意思。当柏纳终于自由了，出来，在四方院里向他走过来时，他更觉不好意思，柏纳老远把手伸得长长的，叫道：

“噢，天啊！他多漂亮啊！”

这个曾经以为自己再也不会脸红的奥利维脸红了。柏纳的话虽然说得那么真诚，他却无法不感觉到里面有嘲讽的意味。至于柏纳呢，他还是穿着他离家出走的那晚的衣服。他没有料到会遇见奥利维。他把他的胳膊插在奥利维的臂弯里，把他拉着走，一边走一边问话。看到他有一种突然的欢喜。如果一开始他因为奥利维的衣服笑了出来，那也是不怀恶意的，他的心是善良的，他没有刻薄的意思。

“你跟我一起吃午饭，没问题，啊！对，我一点半要去考拉丁文。今天上午是法文。”

“好吗？”

“自认为还不错，但不知道主考人认为怎么样。叫我们讨论拉·芳丹的几行诗：

Papillon du Parnasse, et semblable aux abeilles  
A qui le bon Platon compare nos merveilles,  
Je suis chose légère et vole á tout sujet,  
Je Vais de fleur en fleur et d' objet en ob

[艺术神山的蝴蝶，犹如蜜蜂  
那好柏拉国比之于吾人的神迹，  
我身躯轻盈，飘然于一切之上  
我是花中之花，物中之物。]  
“如果让你写，你怎么说？”

奥利维不打算放弃显一显的机会：

“我要说，拉·芳丹，在描绘他自己的时候，描绘了一个艺术家——一个只吸取事物外表，花朵的人。然后我要用学者、追寻者，潜入事物深处的人的画像跟他相比，我要说，追寻的虽然是学者，找到的却是艺术家，那潜入深处的人会陷在里面，而陷在里面，则会沉没——漫过了他的眼睛，真相就在表面，事物的秘密就是它们的形式，人最深的地方就是他的皮肤。”

最后这句话是奥利维从巴萨望那里偷来的，而后者又是某一天在某女士家中说话时从保罗—安布鲁瓦那里窃取的——凡是没有印刷出来的东西，一概是巴萨望网里的鱼，是他所谓的“飘在空中的观念”，也就是，别人的观念。

奥利维在语气中有着什么东西使柏纳感觉到那句话不是他自己的。奥利维的声音好像不舒贴。柏纳差点问是“谁的？”但除了怕伤害他的朋友外，他也怕听到巴萨望的名字，而这个名字到这时为止还没有说出来过。柏纳只是询问的看了他朋友一眼，但奥利维却又脸红了起来。

柏纳听到那多情善感的奥利维说出他从不会说出的这种话，立即就抑止不住一阵愤怒；他心里有一股力量像旋风一样不可抗拒的冲上来，使他自己也感到愕然惊

奇。而他气愤的倒并不完全是那观点的本身——尽管这观点本身在他认为是荒谬的。而甚至，这观点或许并不荒谬。他既然在收集观念，他就可以在自己的观点的对页把他们写下来。如果这本是奥利维的观点，他就不会生这些观点的气，也不会生奥利维的气，但他觉得有一个人藏在那观点背后，他生气的是巴萨望。

“法兰西受到荼毒的就是这类观念！”他压抑而又激烈的说。他采取了一个高姿态。他想比巴萨望飞得更高。而他自己说的话却颇让他自己吃惊——就好像他来不及思考，话就冲口而出似的；然而，他今天上午在作文中所阐述的却正是这些观点，但是，当他把他所称为的“微妙的情感”说出来时，尤其是说给奥利维听的时候，他感到不好意思。这些观点一旦说出口来，他就觉得好像不那么真诚了似的。因此，奥利维从没有听他的朋友说过“法兰西”的利益，这次轮到吃惊了。他眼睁得大大的，连笑都没有想到。这真是柏纳吗？他呆呆的复述一次：

“法兰西？……”然后，由于想推卸责任——因为柏纳绝不是在开玩笑——他说：

“可是，老兄，有这种想法的不是我，而是拉·芳丹。”

柏纳几乎是不由分辩的说：

“老天，我怎么不知道那不是你的想法。但亲爱的老兄，那也不是拉·芳丹的。拉·芳丹在晚年的时候为了他的轻浮而懊悔、抱歉，但他绝不止轻浮，否则绝成不了我们赞美的艺术家。今天上午我的作文里说的正是这个，我还用了很多引句来证明我的理论——你知道我的记性很好。但是我马上就把拉·芳丹放掉，好好的攻击了一顿某些肤浅分子，攻击他们的随便、轻薄、冷嘲、热讽，以及所谓的“法国幽默”，有些人以为这些东西就是法兰西精神，也使我们在外国人眼里留下了那么可悲的印象。我说，这些东西甚至连法兰西的笑容也算不上，而只能算是法兰西的鬼脸，法兰西的真精神是探讨、逻辑、奉献、贯彻始终，而拉·芳丹如果不是受到这种精神的主宰，那么，他可能会写出他的短篇故事来，但绝写不出他的寓言，也绝写不出那么好的书信（我表明我看过这些书信），而作为我们讨论的主题的那段文字，就是从书信里引出来的。不错，老兄，我攻击得很猛烈——或许我会被锄掉。但是我一毛钱都不在乎，我非这样说不行。”

才刚奥利维说那几句话的时候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。他只是想显白显白，装做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，说一句他认为一定会让他的朋友大为震撼的话。可是，柏纳现在竟然产生了这样的反应，真是他始料不及，他除了撤退之外没有其他办法。但他最大的弱点在于他需要柏纳的喜欢远甚于柏纳需要他的喜欢。柏纳的话屈辱了

他，伤害了他。他因为自己出口太快而生自己的气。现在要想收回已经太晚了——而如果他让柏纳先说，他必然会同意柏纳的话的。可是，他怎么会想到，这么顽强叛逆的柏纳怎么会起而捍卫这些情感与观念来的呢？——这些情感与观念，巴萨望认为是只会引人笑话的！但现在，他确实是一点也不想笑了，他觉得羞愧。柏纳真诚的情感是他感到尊敬的；现在，他既不能撤退，又不能反对柏纳的观点，惟一的一条路就是保护自己了——就是溜出这个困境。

“噢！好哇，如果你把这些写在你的作文里，那你说这个的时候不是对着我说的……这我很高兴。”

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就好像他生气了——完全不是他想要表现出来的样子。

“但是，我现在在说的时候，却是对着你说的。”柏纳驳斥道。

这句话直接戳入奥利维的心。柏纳说这话时，当然是毫无敌意的，但接受的人又如何能感觉到他没有敌意呢？奥利维沉默。在柏纳与他之间有一道鸿沟在裂开。他想寻出一个问题，可以让鸿沟的这一边抛到那一边，使两边重新接触。他试了，却没有带着成功的希望。“他不了解我多么难过吗？”他心里想，就更难过了。或许，他并没有到达必须忍泪的程度，但他对自己说，那毕竟可以叫人哭了。是自己的错，如果他不抱着那么大的期望，他跟柏纳的见面也不至于那么伤心。两个月以前，当他匆匆去见艾杜瓦的时候，情况也是这样，永远都是这样，他心里说。他想走开——随便到哪里——只自己一个人——抛开柏纳——忘掉巴萨望。艾杜瓦……一件出乎意料的事突然打断了他这悲伤的念头。

在他们几步之前，在他们走着的圣米契尔大道上，奥利维看到他弟弟乔治。他抓住柏纳的胳膊，自己一个急转身，也把柏纳一起拉走了。

“你想他看到我们吗？……我家人还不知道我回来了。”

小乔治不是一个人。雷昂·吉赫丹尼索和菲利浦·阿达曼蒂跟他在一起。这三个男孩正谈得起劲，但是乔治的兴趣却没有阻止他所谓的“眼睛剥皮”。为了听这三个的谈话，我们暂时离开奥利维和柏纳一会儿，尤其是我们这两个朋友已经走进饭店去了，目前大部分注意力用在吃饭上，而不是用在谈论上——这倒让奥利维大大松了口气。

“好，那，你来干，”菲菲对乔治说。

“噢，他在手脚发软！他在手脚发软！”乔治回嘴道，声音能多轻蔑有多轻蔑，以便激菲菲上阵。可是吉赫丹尼索却完全一派冷冷的、居高临下的口吻说：



“听着，小绵羊们，如果你们不玩，最好早说。我不怕找不到比你们更有点骨头的。好！拿回来！”

他转脸对着乔治，乔治的手里则紧抓着一个小小的硬币。

“我干！”乔治突然一阵勇气叫道。“只我一个吗？走啊！”（他们在一家烟草店对面。）

“不，”雷昂说，“我们在转角等你。走，菲菲。”

片刻以后，乔治从铺子里走出来，他手上拿着一包所谓的“上等”香烟，他把烟递给他的朋友。

“怎么样？”菲菲担心地问。

“什么怎么样？”乔治装做蛮不在乎的样子说，就好像他做的事突然变得那么自然，不值一提。

但菲菲坚持：

“给了？”

“主啊！难道我没给？”

“没人说什么？”

乔治耸肩：

“有什么鬼好说？”

“找你钱了？”

这一次乔治连回答也不屑了。但菲菲有点怀疑与害怕，追问：“给我们看。”乔治于是从口袋抽出钱来。菲菲数了数——七个法朗好好的。他想问：“你保证‘这些’不也是假的吗？”但是他咽了下去。

乔治用了一法郎的代价取得这个伪制硬币。他们协议，得到的钱三人平分。他拿了三法朗给吉赫丹尼索。但菲菲，他却一毛不给，充其量一根香烟，这对他是个教训。

受到这初次成功的鼓舞，菲菲现在急着想试试了。他要雷昂卖他一个硬币。但雷昂认为菲菲是个笨蛋，又为了把他的发条上紧一点，故意装做不齿他原先的懦弱，不肯给他。他要下决心就得快一点，他们没有他照样搞得好。再者，雷昂认为在这么近的范围内再做一次有欠聪明。而且，时间也太晚了。他的表兄斯屈洛维洛在等他吃午饭。

吉赫丹尼索并不是不敢自己用伪币的胆小鬼，但他的表兄指示他要找共犯。现在他把完成使命的情况向他提出报告。

“你要的那些小鬼，你知道，须是从有地位的家庭里找来的，如果谣言传开，他们的父母会想尽办法掩盖。”（他们在一起吃午饭，讲这个话的是表兄斯屈洛维洛。）“不过，像这样一个一个用出去，硬币散得太慢。我一共有五十二盒，每盒里二十个。一盒必须卖二十法朗，但并不是要卖给某一个人的，你明白？最好的办法是形成一个组织，凡没有抵押的，一律不准参加。要参加的小鬼一定要服从，要交一些东西出来，使我们可以控制住他们的父母。在让他们拿到硬币之前，你一定要让他们明白这一点——噢！当然，不能先吓他们。我们一定不能吓孩子。你说过莫林涅的爸爸是法官？好，阿达曼蒂呢？”

“参议员。”

“那更好，你已经长大了。足可以明白每个家庭都有一些不可告人的事，如果这种事被揭发出来，当事人就会无地自容。要这些小鬼去搜这一类的东西，这会让他们有点事做。家庭生活向来就是无聊的！再者，这也是教他们学习观察，注意周围的事。原则简单得很，凡是不能提供什么的，就什么也得不到。当某些家庭了解了他们落在我们手中，那时候要让我们保持沉默就要花很高的代价了。记住，我们并不是要诬栽他们，我们是老实人。我们只是要掌握他们。要他们对于我们的事不吭气，那么我们也就不吭气。为他们干杯！”

斯屈洛维洛倒了两杯。二人互饮。

“在人与人之间创造出相互依存的关系，是件好事，甚至是不可缺少的，因为这样，社会的团结就巩固的建立起来。我们统统抓在一起了，主啊！‘我们’抓住了孩子们，孩子们抓住了他们的父母，他们的父母又抓住了我们。完美的安排。明白吗？”

雷昂明白得很。他吃吃笑起来。

“那小乔治……”他说。

“怎么样？那小乔治怎么样？”

“莫林涅。我认为他已经很上劲了。他已经掌握了一个奥林比亚歌剧院合唱队女演员给他父亲的一些信。”

“你看过了？”

“他向我晃了晃。他跟阿达曼蒂说的时候我听到了。我认为他们喜欢我听，至少他们没有要回避我的样子，我已经采取步骤，照你的办法让他们吃了一点甜头，让他们产生了一点信心。乔治对菲菲说（为了让他瘪一瘪）：‘我爸爸搞了一个情妇。’



可是菲菲却不认输，回答道：“‘我’爸爸搞了两个。”这根本是淡出鸟来的事，根本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，可是我故意激乔治，对他说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“我看到了信，”他回答道。我装做不信说：“狗屎！”……好啦。我就这么激他，到最后他说他已经把信弄到手了，他从一个大信袋里拉出来，让我看。”

“你看到了？”

“没来得及。我只看到笔迹统统是一个人的，其中一封开始说：‘我亲爱的老心肝。’”

“署名呢！”

“‘你的小白老鼠。’我问乔治他怎么弄到的。他咧嘴笑一笑，从裤袋里掏出一大串钥匙来……‘天下抽屜屡试不爽，’他说。”

“菲菲少爷说什么？”

“什么也没说。他猜他嫉妒。”

“乔治会把信给你吗？”

“如果必要，我会让他给我。我没有向他要。如果菲菲加入，他就会拿出来。他们两个互相怂恿。”

“竞争就是会有这种效果。你在学校没有见到别的了吗？”

“我会注意。”

“还有一件事我要说……我想膳宿生里一定有一个叫柏利的小男孩。你现在还不要碰他，”他停了一会儿，然后小声道：“以后再说。”

奥利维和柏纳坐在大道边一家饭店里。在朋友温暖的笑容下，奥利维的不幸就像白霜一样融化了。柏纳避免提到巴萨望的名字，奥利维感觉到了，一种隐秘的本能警告了他，但那名字却沾在他舌尖上，他必须把它说出来，而不计后果如何。

“不错，我没有让家里的人知道我这么快就回来了。今天晚上《阿尔古》<sup>①</sup>请吃晚饭。巴萨望特别要我出席。他希望我们的新杂志跟它的老前辈关系搞好，而不是站在对立的立场。……你一定要来，我告诉你为什么……你应当把艾杜瓦带来……或许不是在饭前，而是在饭后马上到，因为吃饭需要受到邀请。预定是在万神饭店的楼上房间。《阿尔古》编辑部的主要人员都会去，还有我们《前卫》的许多投稿人。我们第一期几乎已经准备好了，但是，我说，你怎么什么东西也没给我呢？”

<sup>①</sup> Argoart (s) 希腊神话中，随伊阿宋到海外觅取金羊的英雄。此处系一杂志名。

“因为我什么也没写好。”柏纳不爱搭那个碴儿的说。

奥利维声音几乎带着恳求的说：

“我在目录上把你的名字排在我的旁边。我们可以等等，如果必要的话……，随便你写什么，什么都好……你本来几乎已经答应了的。”

伤了朋友，让柏纳难过，但是他硬下心来：

“我说，老兄，我最好是马上跟你讲明白——我怕我并不怎么喜欢这个巴萨望。”

“但是，编辑是我呀。他全权交给我。”

“其次嘛，我不喜欢你那个‘随便写什么’的念头，我不要‘随便写什么。’”

“我说‘随便你写什么’是因为我知道不管你写什么都会写得好……那绝不是‘随便’的。”

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他完全错乱了。如果他不能感觉到他的朋友在他旁边，他对这杂志就会了然无趣。这种一同首次与社会见面的愿望曾是他那么愉快的梦想。

“再说，老兄，如果说我才开始知道什么是我不要做的，则什么是我‘要’做的，我还不知道。我甚至不知道我将来要不要写作。”

这一番声明让奥利维大吃了一惊。但柏纳接着说：

“凡是我能轻而易写出来的，就不会让我觉得有意思。就是因为我很容易使用我的句子，所以我对于那婉转流畅的句子有一种厌恶。并不是我对艰深的句子本身有什么偏好，而是我觉得现在的作家们说起话来太顺口了，太随便了。我对于别人的生活知道得不够多，还不足以写小说；而我自己又还没有过自己的生活。诗让我厌倦。亚历山大格式的诗已经陈旧不堪了；vers libre〔自由诗〕又不成格局。近来惟一能够让我觉得满意的诗人只有蓝波一个。”

“这正是我在我们的宣言里说的话。”

“那就用不着我在这里重复了。真的，老兄，真的，我不知道将来我会不会写作。有时候我觉得写作阻碍了生活，而人用行动比用语言文字更能表现自己。”

“文艺作品是可以久留的行动。”奥利维怯怯地说，但柏纳并没有听。

“这就是我最钦佩蓝波的一点——喜欢生活，甚于喜欢写作。”

“他自己把生活搞成一团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噢！真的，老兄！……”

“人不能从外表去评判别人的生活。但是，就算我们承认他生活失败吧，他穷，霉运，生病……即使是如此，我还是羡慕他的生活——包括那悲惨的结局——我对

他的羡慕远胜于对……”

柏纳没有把他的话说完，他本来想说出一个当代的名人来，但这类的人太多了，反而使他犹豫，不知挑哪一个。他耸耸肩，继续说：

“我心里有一大堆杂乱的感觉在那里起伏澎湃，究竟是什么，我自己也搞不清楚——甚至我并不想搞清楚，不想去观察，怕打断了它们。不久以前，我一直在跟自己说话。现在呢，就是我想要，也做不到了。那是一种疯狂，会在连我自己也还不知道的时候突然中止。我相信，这种我们老师说的内在的独白，是需要人格分裂的状况才能做到的，而现在我不再有这个能力——这是从我爱一个人甚于爱我自己的那天开始的。”

“你是指洛拉，”奥利维说，“你现在还是像从前那样爱她吗？”

“不，”柏纳说：“我更爱她。我认为爱情的特质是它不能停留在固定的强度，在退减的痛苦下，爱情又必会增强，这就是它跟友情不同的地方。”

“友情，也是会淡薄的。”奥利维凄然的说。

“我认为友情的范围没有这么大。”

“我说……如果我问你一件事，你不要生气。”

“说说看嘛。”

“我不想叫你生气。”

“如果你不说，我就会更生气。”

“我想知道，你对洛拉……有没有欲望。”

柏纳突然非常沉重起来。

“如果不是你……”他开始说，“好吧，老家伙，那是件奇怪的事，从我认识她以后，我的欲望完全不见了，一点也不剩了。你知道，以前，当我在街上看到那么多女人的时候，我可以一下子对二十个女人动念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一个也不能选择，可是现在呢，除了她的美以外，我却不能被任何其他形式的美所触及了。只有她的唇，她的眼睛才能感动我。但是我对她感到的却是敬。当我跟她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觉得任何肉体的念头都似乎是不虔敬的。我想我以前对自己有所误解，事实上我天生是非常贞洁的。谢谢洛拉，我的本能因她而得以升华。我觉得我里面充斥着未用的力量。我希望能把它们付诸实用。我羡慕那些卡尔特派的修士，他们贬抑他们的骄傲，向他们的修会规则屈服；我羡慕那有人对他说‘我依靠你了’的人，我羡慕军人……或者，更正确的说，我谁都不羡慕；但是我内在感到的骚动压迫我，当它喷出去的时候，会发出哨音（这就是诗），推动轮子与活塞，或者甚至于爆破引

擎。你知道有时候哪一种行为最能表达我自己吗？是……噢！我知道我是不会自杀，但当德米屈里·卡拉马助夫问他的兄弟是否了解人会因热情而自杀，会只由于生命的丰盛而自杀的时候，我非常了解……那是缘于‘爆炸’。”

他整个的人都发散着一种奇特的光芒。他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得多么好！奥利维狂喜出神的看着他。

“我也是这样，”他怯怯地说，“我也了解自杀，但那是在享有过极大的喜悦之后，自己往后的生命与之相比，都变得黯然失色。这样大的喜悦，以至于你会觉得‘我够了，我满足了；我永不会……’”

但柏纳没有听。奥利维停下来。对着空中说话有什么意思呢？他的天空整个又阴沉下来。柏纳取出表来：

“我得走了。好哇，今天晚上，我说……九点？”

“噢，我想十点足可以赶上了。你来吗？”

“来。我会想办法也把艾杜瓦带来。但是你知道他不怎么喜欢巴萨望，文学聚会也让他觉得无聊。他只是为了来看你。我说，在我考完拉丁文以后，不能找个别的地方见面吗？”奥利维没有立刻回答。他绝望的想到他跟巴萨望约好了，今天下午要在印刷厂见面，讨论《前卫》的校样。为了能取得这段时间的自由，他是多么愿意放弃一切！

“我是很愿意，但已经约好了。”

一丝不快乐的表情也没有露出来，柏纳回答：

“噢，没关系。”

这样，两个朋友分手了。

奥利维想说的、希望说的，都没有能说给柏纳听。他怕柏纳不喜欢他了。他自己也不喜欢自己了。那天上午还那样漂亮，那样兴高采烈的他，现在走路低着头。那原先使他感到如此自傲的巴萨望的友谊，现在使他感到愠恼了，因为他感到柏纳的责备压在他身上。今天晚上，即使能够见到他的朋友，在那么多人面前他也不可能跟他说话。而如果事先他们未能取得谅解，他也不可能享受那顿晚餐。而他想把艾杜瓦舅舅也请来，这又是出于多么虚荣的念头！在那里，在巴萨望的面前，被年纪较大的一群人围绕，被《前卫》未来的投稿者们围绕，他注定要夸耀一番，艾杜瓦会更误会他——无疑那种误会会到达不可解除的程度……如果在晚饭之前他能见到他就好了！……立刻看到他，他要抱住他的脖子，或许他还会哭，他会告诉他一

切的烦恼……从现在到四点钟，他还有足够的时间。快！计程车。

他把地址告诉车夫。他砰跳着心，走到门口；拉铃……艾杜瓦不在。

可怜的奥利维！他竟然瞒着父母——为什么他不直接回家呢？他会发现艾杜瓦舅舅坐在他家里，跟他母亲说话。

## 艾杜瓦日记：莫林涅太太

那些只描述了个人的发展而未能顾及环境的压力的小说家是骗人的。森林左右了树木，每一棵树木所能得到的地方是多么狭小——有多少是枯萎而死的！能向什么方向伸枝就向什么方向伸枝吧。那神秘主义的枝条往往以窒息起因。惟一的逃路是向上。我不明白宝琳何以不让自己长出一根神秘主义的枝条来，也不明白她究竟还需要什么更进一步的压力。她跟我又做了一次谈话，比以往更表露了她隐藏在心里的事。我必须说，我未料到在她使自己表现着的幸福下掩藏着多少的失望与弃让。但是我以前就想到，如果她竟然不对莫林涅感到失望，她的质地必然会是何等粗鄙。在我前天跟他的谈话中，我得以探测到他的限度。宝琳，究竟为什么会嫁给他呢？……可叹！一切的缺乏中最可悲的缺乏却是隐而不显的——那就是性格的缺乏，而这只有由时间与实际的生活才慢慢揭露出来。

宝琳把所有的心力都用在掩饰奥斯卡的亏缺与柔弱上，她为他向每个人掩饰，尤其是他的孩子们。她最大的精明巧慧都用在使她的孩子们尊敬他们的父亲，而她也真是尽了全部的力量，她做得是如此彻底，以至于连我也被騙了。当她说到她丈夫时，她的言谈表情中没有一丝轻视，却明显的有着一一种纵容，她哀叹他对儿子们没有权威，而当我表示悔恨让奥利维跟巴萨望在一起时，我才了解到，事情如果是由她来决定，科西嘉的旅行就不会成行。

“我不赞成，”她说，“说真话，我并不怎么喜欢巴萨望先生。但我又能怎么样呢？当我明白一件事情我不能阻挡的时候，我宁可欣然同意。奥斯卡嘛，他总是屈服；对我也是屈服。但是当我认为我有义务反对孩子们某个计划时，他却从来不会

给我一点点的支持。这次的事，文桑也插脚进来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我反对奥利维的计划，怎么能不会失去他对我的信任呢？而这一点却是我认为最重要的。”

她在织补旧袜子——这旧袜子，我心里说，已经再也不合奥利维穿了。她停下来。穿针，然后用更低的声音，更信任的、又更悲切地说：

“他的信任……其实我已经不能确定他对我还有没有了。没有了，我已经失掉了他的……”

我试着提出的辩驳——其实自己也觉得没有说服力的——使她微笑了一下。她停了手上的工作，接下去说：

“譬如说，我知道他在巴黎。今天上午乔治遇见他，他随便提了一句，而我装做没有听见，因为我不愿意他说他哥哥什么。但我仍然是知道了。奥利维有事情隐瞒我。当我跟他再见面的时候，他会觉得他非得对我说谎不可，而我则要装着相信吧，就像他父亲每次要瞒我什么事情的时候，我都装着相信一样。”

“他是为了怕你痛苦。”

“他这样让我痛苦更多得多。我不是不能容忍的。有许许多多的小缺点我都容忍了，我都闭起眼睛来不看。”

“你现在说的是谁呢？”

“噢！父亲，和儿子们。”

“当你装做没看到的时候，‘你’也是在撒谎。”

“但我又能有什么办法？不抱怨已经不错了。我真的不能赞成！可是，我告诉自己，早晚你会抓不住他们，而最真挚的温柔的情感都是没有用的。不止这样。它还在挡路；它变成了讨厌的东西。我已经到了连我的爱都要隐藏的时候了。”

“现在你说的是你的儿子们了。”

“你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你是说我再也不能爱奥斯卡了？有时候我会这样想，但我同样也认为是为了我不要太痛苦，我才不更去爱他。而且……不错，就奥利维的事来说，我宁愿自己痛苦，也不愿说穿。”

“文桑呢？”

“现在我跟奥利维的情况向前推几年就是我跟文桑的。”

“我可怜的朋友……不久你就要说乔治也是一样了。”

“但是人会慢慢把什么都放下。你对生活并不要求那么多。你学习到要求越来越少……越来越少。”然后，她温和的又补充了一句：“要求自己的，越来越多。”

“带着这种想法，几乎是个基督徒了。”这时微笑的是我了，我说：“有时候我也

这么想。但有这种想法并不足以使人成为基督徒。”

“正像做一个基督徒并不足以让人有这种想法一样。”

“我常常想——你可以让我这样说吗？——‘你’可以跟孩子们谈谈他们父亲的缺点。”

“文桑不在这里。”

“对他来说已经太晚了。我想的是奥利维。我愿意把他带去的人是你。”

听到这句话，我突然产生了一阵想像，而这种想像却由于我任随偶然发生的一件事把我推移，因而使它未能成为事实，由此一阵可怕的情感在我心中拧绞，一时说不出话来；接着，泪盈眼眶，为了给我的骚动找个借口，我叹道：

“就是对他，我怕也太晚了。”

宝琳抓住了我的手：

“你多好啊！”她叫道。

见她这样错会我，我感到尴尬，而又由于不能跟她说明真相，我就只有把话题转开，因为原先的太让我不自在。

“乔治呢？”我问。

“他比另外两个加起来还让我担心，”她回答说。“我不能说我失去了对他的掌握，因为他从来就没有坦诚过也没有顺从过。”

她犹豫了一会儿。显然是经过了很大的努力，他才把下面的话说出来。

“这个夏天，发生了一件非常严重的事，”她终于说，“跟你说，让我觉得有点痛苦，尤其是我还不十分确定……有一张一百法郎的钞票，放在我本来放钱的柜子里，不见了。由于我怕猜错人，我不敢向任何人提出询问，我们在旅社伺候我们的佣人是个非常年轻的女孩，对我似乎很诚实。我在乔治面前说过我丢了钱，我承认，我疑心是他。他却像没怎么样的样子，脸也不红……我因为怀疑他而自己觉得罪过，我劝自己说，我猜错了。我又把钱数了数，确实是有一张一百法郎的少了。我不敢问他，终于也没问。我怕他除了偷之外，又加上一层说谎，因此不敢问。我错了吧？……对，现在我因为当时没有坚持追问而责备自己，或许是由于我怕我会太严厉——或怕自己不够严厉。又是一样，我又演了一次装不知道的角色，但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我的心是非常担忧的。我又让时间过去了，而我自己说，现在太晚了，处罚的时间离犯错的时间太远了。而又怎么处罚他呢？我什么都没做，我为这件事责备自己……但我又能做什么？

“我曾经想把他送到英格兰，我甚至想过要请教你的意见，但我不知道你在哪里



……不过，我没有在他面前隐藏我的心乱——我的担忧，我认为他一定感觉到了，因为，你知道，他有一颗善良的心。我宁愿靠他的良心，而不愿靠我说什么。我确定的感觉到，他不会再做了。他常常跟一个很有钱的孩子在海边玩，一定是被带着花钱了。我呢，一定是忘了把柜子关起来，再说，我也不完全确定一定是他。旅馆里来来往往的人很多……”

她种种为孩子开罪的设想叫我惊叹。

“我倒希望他把钱放了回来，”我说，“我也希望。而由于他没有放回来，就证明了他是纯洁的。后来我又认为他怕放回来。”

“你告诉他父亲了吗？”

她犹豫了一下：

“没有，”她终于说，“我不希望他知道这件事。”

她一定是好像听到隔间有什么声音，她过去看，确定没有人后她再过来坐在我旁边。

“奥斯卡告诉我你们那天一起吃饭。他夸奖你夸奖得那么厉害，使我猜想你大概大部分都是在听他说话。”（说这话时她悲伤的笑一笑。）“如果他向你坦白了什么，我没有想要不尊重他的秘密的念头……尽管实际上我对他的私生活知道得比他想像的多得多。可是自从我回来以后，我真不知道他怎么回事了。他变得那么温和——我几乎要说——那么卑躬屈膝了……几乎让人难堪。他那个样子好像怕我似的。他不用。已经有很久一段时间，我就知道他……我甚至连对方是谁都知道。他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，用尽了力气来掩盖，但是他的小心太显眼了，以至于越掩盖越明显。每次他装着有事情忙、着急、担忧的要出去，我都知道他是要去投奔他的享乐了。我很想对他说：‘可是，我亲爱的朋友，我没有拴住你呀，你怕我吃醋吗？’如果我有那个心去吃醋那才好笑呢。我惟一害怕的是孩子们会发现到什么，他是那么不小心——那么笨出油来——有时候，在他不知不觉中，我还得帮助他，就好像我也陪他玩把戏似的。我向你讲真的，有时候我都觉得好玩起来了，我为他发明借口，当他把信随便放的时候，我帮他塞回他的外套口袋。”

“就是这个，”我说，“他怕你发现了他的一些信。”

“他跟你这样说了？”

“他就是为了这个那么神经紧张。”

“你以为我想看它们？”

一种受了伤的骄傲使她收住了，我不得不说：

“不是某些他随便错放的信，而是他以前放在抽屉里的，现在他找不到了。他以为是你拿了去。”

宝琳的脸苍白下来，她心里升起的可怖的猜疑立刻也传染到我心里。我后悔说了这话，但为时已晚。她把头转开，低声道：

“如果是我就谢天谢地了！”

她不知所措。

“我该怎么办？”她反复说：“我该怎么办？”，然后又看着我说：“你呢？你能去跟他说吗？”

尽管她和我一样避免提乔治的名字，但她指的是他，再清楚不过。

“我会试试看。我会好好想想该怎么办，”我说着，站起来。当她送我到前门时，她说：

“一句也不要告诉奥斯卡，请你。让他继续猜疑我好了——他爱怎么想怎么想……这样想反而好。再来看我。”

## 奥利维与阿芒

奥利维呢，由于没有找到艾杜瓦舅舅，深为失望，在不能忍受孤独之余，带着痛楚的心，转念到阿芒身上。他跑去魏德尔膳宿学校。

阿芒在卧室接待他。那间房子又小又窄，由后楼梯通上来。它的窗子对着封闭的天井，跟邻居一家的厕所与厨房的门共享天井幽暗的光线。那光线是用瓦棱锌板反射镜反射进来的，反射镜斜斜的从天空抓住光线，变成苍白而沉郁的铅光投下来。屋子里通风很差，弥漫着一股令人不舒服的气味。

“但是，你来后会习惯，”阿芒说：“你知道，我父母把最好的屋子都留给那些给钱最多的住宿生。本来就是这么回事。我去年的屋子让给一个伯爵了——就是你那有名气的朋友巴萨望的弟弟。房间是阔气得很，但是从拉琪儿的房间却可以看得一清二楚。这里有一大堆屋子，但并不是每一间都有独立门户。譬如说，那可怜的萨